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四十六回 軟心腸寶珠哭姊姊 巧口角麗雲笑哥哥

卻說秦寶珠，自那日在得月樓台小宴之後，便一逕在館裡唸書。流光易逝，倏忽已是八月初旬鄉試到了。秦文早寫信回來，勉勵他兩人。到了初七日，主試來省，陸蓮史看了進簾回來，寶珠迎著，笑道：「先生可知道主試便是誰？」陸蓮史道：「不知道，敢和府裡有親麼？」寶珠道：「親卻遠了，便是翰林院侍讀學士花占魁，便咱們家表叔子，不想放了簾了。」陸蓮史道：「敢便是令姑丈花占春先生的令弟？」寶珠道：「是呢，不知道可要迴避不要？」陸蓮史道：「這位主試和令姑丈還是胞弟兄，還是堂房？」寶珠道：「是從堂的。」陸蓮史道：「那不妨事，只怎麼前兒說主試是放的沈左襄。為什麼再放過的？」寶珠低聲道：「聽說為謠言，他前番北闈裡舞了點兒弊，這會子被人彈了。」陸蓮史慨然道：「只正是宦海升沉，旦夕不知的。」說著，順步兒踱起圈子，走來走去的。半晌，寶珠見天色將晚，竟落得做個場面。坐一會兒，到天晚再進去。一眼見葉魁縹著眉心，在那裡對課。見陸蓮史踱到他面前，看了看，因對寶珠道：「這對子果然不好對，你對對。」瞧是屏風兩字，寶珠笑了一笑。及細細一想，果然沒的對，葉魁對了個燈火，陸蓮史搖搖頭。又一會子，又對遮陽，陸蓮史也搖搖頭，說：「遮字不是一件器皿。」葉魁道：「我把那屏字當屏謝的屏字講。」陸蓮史笑道：「若是這樣，便對的多了。」忽秦瓊說：「對寶星。」陸蓮史道：「敢是洋人大帽子上綴的那個寶星嗎？」秦瓊道：「是。」陸蓮史道：「這個還可對得。」剛要拿課本子去寫。寶珠道：「我有了，對漏鬥，漏是器皿，鬥是天文如何。」陸蓮史笑道：「這個很好。」便寫上本子。因向葉魁道：「對課要這樣一個活想，才對的好。這個不算。你再對這個去。」寶珠偷眼在葉魁手上一看，是伯中兩字，忙低聲道：「季9。」又道：「王：。」葉魁暗點點頭，到位子上去，故意做那皺眉思索的樣兒。寶珠暗暗好笑。見上了燈，剛要告公出去，見秦珍進來，大家便都站起來。陸蓮史便讓秦珍向炕上坐下。秦珍道：「今兒主試進簾了麼？」陸蓮史道：「是呢，大爺今歲子還攪這個不去。」秦珍笑道：「我總丟不下這個念頭。今科也免不過去混混。」陸蓮史道：「其實像大爺這樣高官，還爭這一點兒功名什麼。」秦珍笑道：「師爺不知道，咱們世襲的職官，最教人瞧不起，總說是單靠著祖宗餘蔭，憑你滿腹經綸，也沒個人信得過，必打這個上出來才有趣。我倒不希罕什麼舉子，我只想能夠俸俸，任一個御史，我便把這些糊塗官兒，參一個乾淨，心裡才舒服。」陸蓮史大笑起來，秦珍因見陸蓮史房裡，擺著鴉片榻子，因走下炕來說：「咱們裡邊談談去。」陸蓮史便回到自己房裡，煙榻上坐下。因讓秦珍吃煙，秦珍道：「我不會吃，我替你裝裝一口兒玩玩。」便躺下這邊，拿簽子去挑煙。陸蓮史也躺下了，秦珍手裡燒著煙，口裡道：「今兒我來，不為別的，想替師爺府上說一個媒事。」陸蓮史道：「敢替小女說親麼？這好極了，我正為他年紀大了，躊躇呢。是哪家的郎公？敢是府裡的？」秦珍道：「也算是咱們府裡的，若講郎官的才貌，自沒得挑的。若一切行止舉動，也是師爺素所稱許的。」陸蓮史低聲道：「敢是寶珠？」秦珍笑道：「不是。」陸蓮史道：「是了，我知道，敢是石師爺？」秦珍笑點點頭。因問：「如何？」陸蓮史一口答應道：「好極，咱們家一輩子結的是書香親。今兒待我去和賤內講明白了。明兒就請大爺給我見吉去。」秦珍道：「我知道你定肯許的。所以石太太對我講，我便一力擔承下來。既這樣，那劍秋那邊，我也不用講去了。」陸蓮史道：「那敢是劍秋的金妹也還沒字人嗎？我到有一門子，你替他講講去。」秦珍問：「是誰？」陸蓮史道：「也是一位新貴官。講起來，你也和他相好，便是李冠英，你瞧，可講得嗎？」秦珍已將煙打在門上，送過來給陸蓮史吃。陸蓮史知道秦府裡上下都不許吃這個的，便也不讓，接過一口氣吸了大半筒，又捏一捏，又一氣吃完了。放下煙槍，喝了口茶，把煙望鼻孔裡放出了，問秦珍道：「如何？」秦珍笑道：「好，果然好，只是有了主兒了。」陸蓮史道：「這話我不解。」秦珍道：「是金師爺的令愛，要我和冠英講去，我所以不好再替劍秋講去。」陸蓮史道：「那也好，總是一講就成的。即日便有新貴出來，我再替劍秋說媒。」忽秦珍跳起來道：「我忘了，劍秋托我替他自己做媒，我怎麼便一時想不起來。」陸蓮史道：「敢是劍秋還沒對親麼？」秦珍道：「正是，我便把金家這門親說給他，再把他令妹說給李冠英，你看如何？」陸蓮史道：「好。」秦珍便告辭出來，立刻到白劍秋帳房裡講去。這裡，寶珠卻聽的明白，心裡早心酸了。見蓮史送秦珍轉來，便告了公出，一逕跑到惜紅軒來。踏進門，見婉香一個坐在燈下寫字。寶珠止不住一陣心酸，早哇的哭了出來。婉香吃了一驚，忙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寶珠哽哽咽咽的哭道：「好好的兩個姐姐妹妹，才和我伴熟了些，我剛開心，說一個人做一輩子人，要這樣的好姐姐妹妹，能有幾個，他偏氣不服我，一個一個的想法子，送人家去來。」說著又悲切切的哭將起來。婉香不懂他話，這「他」字指的是誰？因問道：「他是誰呢？」寶珠道：「大哥子呢，把瑣姐姐說給了石家，把素姐姐又說給了李家，把菊姐姐又說給了白家，照這樣，一刻兒送了三個，今兒過這一晚子，可不要把我的好姐姐，好妹妹多送光了麼？」說著又哭起來。婉香替他拭淚道：「你又瘋了，一個女兒家，哪能一輩子老大的伴著你玩不嫁人去。」寶珠道：「那大嫂子怎麼一輩子伴著大哥子不嫁去呢？」婉香笑道：「又呆呢，大嫂子是給了你大哥子的，所以不嫁去，像美姐姐和麗妹妹，他們也和你好不了一輩子，也一個一個的要散去的。可見自己家的姐姐妹妹，還保不住，況是人家家的，由你得主嗎？」寶珠聽了這話，就像兜頭一勺冷水，因哭著，扯住婉香的衣袖道：「姐姐你呢？」婉香紅了臉，忽一個轉念，也撲朔朔弔下淚來，搖搖首兒，更無一語。寶珠便痛哭起來。婉香連連收淚道：「你瘋了，快放了手，給人聽見算什麼！」寶珠放了手，一兀頭倒在婉香牀裡，嗚嗚咽咽的哭去。婉香暗暗傷感了一會，見寶珠還在那裡哭，因走過去扶他起來。寶珠早哭的淚人兒似的道：「好好，你們一個一個的嫁去，聽我一個兒哭吧！哭死了我把靈魂兒化出幾百個我來，一個一個的跟了你們去呢。」婉香聽這話，又覺好笑，又止了笑道：「你講話越是隨口余的了，你叫我嫁去，你叫我嫁誰去？」寶珠道：「姐姐，你叫我叫我嫁誰去呢？」婉香惱道：「你這話越發瘋魔了。我問太太去，這話你敢是和我講得的？」寶珠見他惱了，忙收淚告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又生我的氣，倘你生了我的氣，氣壞了我還和誰好去，還有誰和我好呢？」說著又長一行短一行的淌下淚來。婉香剛要說，忽窗外一陣笑聲。春妍在那裡說：「素小姐，你們哪兒來嚇？怎麼也不點一個燈。」婉香忙推他道：「快不要哭了，他們來了。」寶珠連連拭淚。婉香走出去迎著，見素秋和菊儂、麗雲三個進來。麗雲一眼見寶珠拿帕子拭淚，便嗤的一笑，走進來道：「又哭什麼來？」寶珠強笑道：「我不哭，我眼睛疼呢。」麗雲笑道：「眼圈都擦腫了，還說不哭，好好的又惱什麼？總是二姐姐不好，快不要哭。」婉香笑道：「誰和他惱來，他自己愛哭著，我也勸不理。」素秋笑道：「你不和他惱，你眼角上還有淚珠兒呢。」婉香拿帕子一抹道：「誰講呢。」菊儂笑道：「我常聽他們說，你們兩個打前年起，一年三百六十日總是哭的日子多，笑的日子少，究竟也不知道你兩個有什麼傷心處，誰為誰哭的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還講呢，他不是為你哭來。」菊儂啐了一口。婉香笑道：「你不信你問他去。」菊儂真個走近去問他。寶珠冷冷的道：「我為誰哭？我為誰哭了？誰知道我為誰？我哭我的天，不該生了我這人，還生我這個心。」菊儂笑道：「你不要這個心，你嘔出來給了我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給你什麼？」麗雲笑道：「他要給二姐姐的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又為什麼要給他，我這個心不是好東西，人拿去了，便夠苦了，勢必和我一樣的苦惱，我可不害了人，我嘔出來，拿煤子燒了灰，燒了灰還有痕跡，漂到大洋海裡去，給那些魚兒蝦子一吃去了可不乾淨，那我這人，便空空洞洞的，沒一些兒苦惱，沒一些兒心事了。」麗雲嗤的一笑道：「那你這個心，給魚吃了去，那魚兒可不也要和你一樣似的天天對著蝦子哭去。」素秋、菊儂都嗤的笑起來。婉香笑罵道：「那魚倒要對你哭去呢。」寶珠也忍不住笑了。麗雲笑道：「我不和你講，我還要問他呢。」因向寶珠道：「這麼你可不害了這個魚。」寶珠道：「那我不管。」麗雲道：「那是你的心，你怎麼不管他去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因不要這個心，才化了灰，漂到海裡，給魚吃去的。」麗雲道：「你沒了心，可還能活嗎？」寶珠道：「死也有限。」麗雲又道：「那你值得什麼來？」寶珠道：「怎麼不值得，趁你們姐姐妹妹都沒走散的時候，我便這麼一死，你們大家哭我的眼淚，都盛在棺材裡，盛滿了，把我這身子放下去一浸，便像泥人兒似的，浸酥了，連骨頭也沒一根兒，再倒在河裡去化了水，給你們姐姐妹妹煎了開水，吃下肚去，可不值得。」菊儂嗤的一笑道：「吃下肚去不打緊，回來把你，……」說到這裡，笑的講不出來。婉香笑罵道：「你們今兒都要瘋了，照這樣胡講，我不愛聽，都給我滾

出去。」麗雲道：「你愛聽的話，我多著呢，我講給你聽。」因學著寶珠的樣兒，扭股糖兒似的黏在婉香身邊道：「好姐姐，我和你好，你可不要惱我呢。」婉香一手推開了，笑嗔道：「嘔死人了，我讓你們盡你們胡纏去。」說著要走。麗雲一手攔住了，呵著手要撓他的癢。素秋也扯住他不許走。婉香怕撓癢，早笑的軟坐下了。忽外面海棠進來說：「花農來請爺上學去。」麗雲笑道：「好好，催命鬼到了，快去快去。」寶珠欲待不去，又怕婉香生氣，待去又捨不下他們玩，想了想，無奈，只得垂頭喪氣的走了出去。海棠拿著風燈，照到園門口，交花農照了出去。寶珠到南書廳來，正在擺飯，便和陸蓮史一塊兒吃了。陸蓮史又講些場規給他們聽。各自睡去。

到了後天，便是頭場了。秦珍也要考去。便和秦瓊、寶珠兩個在柳夫人、袁夫人前請了訓出來，再來見陸蓮史。陸蓮史叮囑了些仔細的話，便親自和劍秋兩人送考。五人一齊上轎出了府門，到宗祠裡拈了香，便一逕到貢院門口。見已天色大明，裡面早點名了，便護送入場，各自回來。到初十，三人出來了。秦珍先自睡去。寶珠和秦瓊都把三篇文章謄清了，送陸蓮史看，陸蓮史大為獎勵，說：「文章還是秦瓊的老到。寶珠的太發旺些，好也好，只比較起來略嫩些兒。寶珠怕丟了臉，二場進去，便花團錦簇的做了五篇經文出來，送往陸蓮史看，蓮史大贊說：「一定中了。」到十四，秦珍、秦瓊、寶珠三人又進場去了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華堂未賞三秋月，矮屋先耽九日風。